

采风丛书·4·

任嘉禾 马信芳编

HUO ZANG CHANG
CHUAN QI

火葬场传奇



采风丛书

火葬场传奇

任嘉禾 马信芳编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尔刚

封面设计：田大军 姚元龙

插图：张培础

火葬场传奇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如东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2万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书号：10229·0317 定价：0.96元

目 录

火葬场传奇·····	张祖荣	(1)
台湾来客·····	曹石麟 搜集整理	(10)
一张存折·····	陶文进 陶文远 搜集整理	(14)
绝密文件·····	蒋仲学 搜集整理	(20)
带铝牌的钥匙·····	王水根	(27)
玫瑰红皮箱·····	范自强	(32)
征婚启事·····	彭 阁	(39)
姑嫂奇缘·····	冯 峥	(45)
死刑判决之前·····	赵坚声	(54)
五十根火柴头·····	陶文进 邵启豪	(63)
胖阿姨上任·····	蓝 翔	(73)
似梦非梦·····	赵和松	(81)
送上门的千金·····	江 帆	(93)
这是秘密·····	袁文龙 搜集整理	(103)
借妻赴宴·····	彭 阁	(112)
救生良药·····	陶世琼	(123)
半张带血的照片·····	罗连甫	(133)
奇怪的诉讼状·····	陈圣来	(141)
缺席谈判·····	任志豪 袁正平	(151)
难猜的哑谜·····	应文漪	(158)
半夜敲门声·····	谈宝森	(168)
平地风波·····	王水根	(178)
向不爱的人求爱·····	杨本琦	(187)

火葬场传奇

张祖荣

“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人们正满怀信心奔向明天的时候，滨海市某有机化学研究所的中年科学家韩冰却突然死在他的实验室里。他的死因是明摆着的：长年累月接触某一种有害化学物质，引起慢性中毒，发展到最后，呼吸中枢麻痹，大脑因缺氧一下子崩溃了。

因为天气热，尸体当晚就送火葬场了。按惯例火葬场对尸体清理消毒，整容化妆，待第二天上午亲友向遗体告别后再进行火化。然后，选择适当的日子在骨灰盒前开一个追悼会。一个人这样才算彻底走完了自己的路，功过是非，一切都留给后人去评说了。

却说第二天上午八点还没到，火葬场告别厅里，已聚集了一些人。他们臂戴黑纱，默默地坐着，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韩冰的妻子睁大一双失神的眼睛坐在一边，她没有哭。她的身边，二十岁的韩小虎在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一会儿，研究所的领导和同志们也来了。在这种时候，死者留给活人的怕只有好印象了。

在人们的回忆当中，韩冰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人们谈起他就象在谈论自己的老大哥。他工作兢兢业业，象一头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在领导心目中，他是位能挑大梁的学者。他发明的“一〇一增塑剂”掺到一种材料中，这种材料在极高的温度下也不会变形。显然这种增塑剂为我国新兴的航天事业起了大作用。韩冰因此获得了与这项发明相应的荣誉。可谁能想到他刚刚功成名就与世长辞了，这不能不使人为他痛惜。

哀乐响了，人们开始进入大厅。韩冰的尸体躺在大厅北边的花丛中，一块罩尸的白布把他整个儿盖了起来。按惯例，应该由他的直系亲属走上前去。揭开盖在死者脸上的白布，让亲友最后看他一眼。这用不着害怕，无论死者临死时多么痛苦，经过火葬场化妆师整容，死者肯定会现出一副安祥如睡的面容，那张抹过油彩的脸决不会给人造成恐怖感的。今天，这件事自然轮到韩冰的儿子韩小虎了。在哀乐声中，那小伙子庄重地走上前去，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揭开蒙在父亲脸上的白布，那样子生怕惊醒父亲。

突然，哀乐声停了，韩小虎和所有的人几乎都同时惊叫起来，在一旁的两名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吓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韩冰的夫人一下瘫软在地上。原来，韩冰的鼻梁上，被抹上了一块白颜色，活象京剧舞台上的小丑，在深沉的灯光下，那不协调的白颜色更是刺目。



这不可思议的现象使所有的人都怔住了。韩小虎象怒狮一样吼起来：“这是谁干的？”确实，这太不象话了，怎么会干出这样的恶作剧？

火葬场的领导出来了，神情严肃地对身边那两个木头人一样的工作人员问道：“昨晚的值班化妆师是谁？”韩小虎劈胸揪住那位领导，愤怒使他丧失了理智。他吼道：“把人交出来！”

就在这时候，屏风后面响起清脆的，却是威严的声音：“松手，放开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什么事找我吧！”只见一个披着一身白色工作大衣的姑娘，从屏风后大步走了出来。她站在大厅中央，用手掠了掠黑得发亮的披肩长发，大理石雕象般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严峻的冷笑。在死一般的沉寂中，人们看见，那姑娘秀美的眼睛里，慢慢漫上了一层晶莹的泪水。姑娘继续说道：“这鼻子上的白灰，抹到这个人的脸上，是公正的。我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主动要求来干这个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整整三年，我就是等这一天，盼这一天……我举目无亲，放弃了升学，放弃了象一般人那样去相爱。每天晚上，在灯光下，给一张又一张死人脸抹油彩，就为了等这张脸……我是个弱者，别无他法，我只有用这个办法来报复……”

这时韩小虎脸转色了，他要向那个姑娘扑过去，可姑娘毫无惧色，反把脸转向他，说道：“你要是知道你父亲加到我父亲身上的残暴，那么你就会感到我今天的报复太宽容了……”听到这里，韩小

虎被镇住了。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望着她。大厅里寂然无声。姑娘又说：“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当年的韩之桐教授吧？他，就是我爸爸，爸爸带着我从国外回来时，我才七岁……”姑娘讲到这里，略停了停。刚被人们扶到椅子上的韩冰妻子久久地望着她，终于把她认出来了：“啊，你是韩娟娟？……”

韩娟娟点了一下头说：“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娟子是多么幸福。爸爸和我回国后，我发现爸爸也变年轻了。他的报国之心有了寄托，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他要把他研究多年的“一〇一增塑剂”搞出来。不久，我爸爸的侄儿，就是这个韩冰，闯到我们生活中来了。当时他在北方一所大学肄业后，我爸爸多方设法把他调到研究所工作，作为我爸爸的助手……”讲到这里，韩娟娟显得很激动，晶莹的泪珠滚出了眼眶，开始了她声泪俱下的控诉。那惨不忍闻的往事，使在场的人一个个为之动情啊！

原来，正当那增塑剂搞成，韩之桐教授用外文整理资料完稿时，众所周知的那场时代的悲剧发生了。它来得是那么迅猛，让人毫无准备。韩之桐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受尽了折磨。而韩冰，却变成了造反派组织中摇鹅毛扇的角色，翻手为云，复手为雨……

那天，十五岁的娟子给关在牛棚里的父亲送晚饭。她个子小，夜色又深，人们倒不容易发现她。可是她听见了离“牛棚”不远处有三个人谈话的声

音。从声音中听出来，在讲话的正是她的堂哥韩冰。

“按原定方案，你们唱白脸，我唱红脸，我们大棒加胡萝卜，不愁老家伙不松口……”小娟子刚开始还不懂什么叫白脸红脸，她不敢往前走。但时隔不久，只听见“牛棚”里传出凄厉的鞭子声和父亲惨叫声。小娟子要不是嘴里咬着辫梢，准会哭出声来。

不久，白脸们累了，他们出来跟红脸打了个招呼，自去喝酒了。红脸进牛棚，这时候，小娟子听见里面的红脸唱开了：“叔叔，我来迟了，你受苦了！……”父亲在大口大口喘气。“叔叔，看来，你还是把那一份增塑剂的资料交给我保管吧，也让他们死了心……”父亲仍不回答。“叔叔，你要相信我，我真想把自己的心掏给你看……”到这时候，娟子才听见父亲终于答话了：“你，你呀，真应该在你的鼻梁上抹一层白灰！滚出去——听见了吗？你这个小丑！”

从这以后，小娟子把这句话刻在心里了。是啊，中国的京剧舞台有多好，忠奸、善恶，一目了然。而现实生活中那群丑类，为什么总打扮得比正人君子更正人君子？小娟子发誓要给身边那个伪君子鼻梁上抹白灰……

接下去，是没完没了的抄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韩冰知道那份资料的价值。最后，娟子听说，父亲快被整死了，只得交出那份资料。可是，她又不甘心，灵机一动，把最后的十几页又抽了下来。父亲抬回来时，已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临死前，

父亲只讲了一句话：“为了让人们不再上当，真应该抹白他的鼻梁啊……”从此娟子把父亲这句话深深埋在心里。

这以后，她为了读懂父亲唯一的遗物——那十几页外文残稿，她发愤研读外文。可是她没想到，她离开插队落户的农村回城时，韩冰却已经成了不可一世的“一〇一增塑剂”的发明人，升任主任了。当年他那小圈子里的几个“风雨同舟”的“战友”在一次支援内地时，全部离开了研究所。

娟娟曾想告发他。可是，当时还缺乏健全的法制。她自己知道这样的告发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何况娟娟已经发现，没有这个必要了。她的外语水平使她已能读懂父亲的那几页残稿。原来那是整个方案的一个附则。附则中说，在进行那增塑剂的配方实验时，不可避免要溢出一种有毒气体，人体会受到慢性中毒。这种慢性中毒的结果，使人最长只能再活十年。附则中已详尽地记下避免这种慢性中毒的措施和出现非常情况后急救的方法。可对于这一切，韩冰却一无所知。韩娟娟还了解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利欲熏心的韩冰一直是单枪匹马悄悄地进行的，这没有危及他人的可能。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火葬场为死人化妆这样一个职业，她认定，杀父仇人迟早会落到自己手里。今天终于等来了……

韩娟娟结束了自己的控诉。但是她又讲了几句题外话：“今天‘四人帮’虽然倒台了，但清除它的社

会影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那个特定的条件和环境里造就了一批‘魔术大师’，这些人的危害比那些明摆着在鼻子上抹白灰的丑角更大……我请大家原谅我这不得已而为之的报复手段……”

整个大厅陷入许久许久的沉默。突然，韩小虎发出一阵冷笑声，说道：“小姐，你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准是位幻想小说作家，我佩服你虚构的技巧！可是，我请小姐注意，对一个德高望重，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诬陷，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韩娟娟也回答他的冷笑：“很好，你没有忘了法律！我不是法盲，自然要对法律负责！我是有证人的——”“证人？！你的证人是谁？”娟娟指向韩冰的尸体：“是他——你的父亲！”

话音刚落，全厅的人又一声惊叫起来，人们看见，那个尸体的喉结在活动，那抹了白粉的鼻子的鼻孔也在翕动。人们一齐向门外逃去。韩娟娟大叫一声：“都站住！请保持安静——让病人安静地再躺一会儿吧！让他起死回生的，正是他鼻梁上那层白色的药粉。那是根据我父亲那附则中急救药的配方配制的，它能使因呼吸中枢麻痹而处于假死状态的人慢慢复苏。我考虑再三，揭露罪恶是必要的，救死扶伤也是必要的！”

人们渐渐安定下来，眼睁睁地看着奇迹在发生。韩娟娟继续说：“我们不要丑恶，但是增塑剂毕竟是需要的，因为它是老一代科学工作者用心血培育出来的成果！复活后的韩冰会走哪一条路，让他用自

己的余生去选择吧。同志们，再见！”

讲完这几句话，韩娟娟穿过人丛，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

台湾来客

曹石麟 搜集整理

十年动乱期间，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一天深夜，育新小学校长丁大姐正在隔离室里写所谓“认罪书”。突然电灯熄灭，隔离室顿时变得一团漆黑。那时候停电停水常常会有，所以丁大姐也不以为然。她放下钢笔，正准备脱衣睡觉。而这时，灯却亮了，于是丁大姐重新回到桌子旁。想不到桌上却多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丁大姐的名字。丁大姐感到十分惊奇，熄灯前后不到三分钟，这封怪信突然出现在桌上……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了信，读着读着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这是封什么信，来得这样神秘？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丁大姐是个老革命，她丈夫叫秦剑。上海解放前夕，党派遣他在敌人情报机关做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秦剑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却说秦剑没有死，而是当了叛徒，解放前夕已逃往台湾。为此他们硬要丁大姐承认自己丈夫是个叛徒，但丁大姐了解秦剑，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可是万

万没想到，现在桌上的这封信竟是这位已经死去二十多年的亲人写的。

丁大姐的身上顿时冒出冷汗，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二十多年前，丈夫牺牲前的情景，一幕幕地涌现在眼前，她清楚地记得是自己亲自在龙华刑场上收敛了丈夫血肉模糊的遗体。但现在信上却分明写道：

我已回来数月，有特殊任务。现在无钱无粮，望你明日下午六时正，送五百元钱和一百斤全国粮票到外滩，放进黄浦公园门口的废物箱里。

信末用红墨水画了把剑，这是秦剑做地下工作时的联络暗号。

“难道他没死……不！”丁大姐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整整一夜未合上眼，最后决定把这封怪信交给专案组。虽然她知道，这样一来，会招致更大的麻烦，但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老战士来说，对“台湾来客”大义灭亲的觉悟还是有的。

第二天清晨，丁大姐找到了专案组组长何卫彪：“何组长，有重要事情！”“好了，好了，你有什么重要事情？你的要事就是交代你丈夫的特务罪行！”还没等丁大姐讲完，就被何卫彪打断了。“我昨晚向你……”“噢，给你一天假，下午六时三刻前赶回来！”何卫彪说完，看了一眼丁大姐，走了。

丁大姐望着远去的何卫彪，不由奇怪起来，这个何卫彪平日对隔离审查的人一直压得很紧。上次

母亲病得很重他也不准假，今天好端端地向他反映情况又不耐烦地以为我是请假。这些造反派真是难以捉摸……丁大姐好象想到了什么，踱着小步，突然她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用手把花白的头发一捋，胸一挺，“蹬、蹬、蹬”地离开了隔离室。

丁大姐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了当时的市公检法办公室。公检法的头头看了那封“台湾来客”的信，那副高兴的形态无法形容，因为“秦剑专案组”搞了许久没有战果，想不到秦剑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头头当场吩咐丁大姐要“密切配合”，又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了一个围捕台湾特务的重大革命行动。

夜幕降临，华灯初放。按公检法头头的布置，丁大姐在六时正，把那包有钱有粮票的布包塞进了黄浦公园门口的废物箱内，然后回到了公检法头头开来的小轿车里，等待着“台湾来客”。

“嚓、嚓、嚓”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过去了一个小时，那公检法头头等得眼酸颈骨疼也不见有人来取钱包。他正要发作，突然看到从黄浦公园出来一个人。只见他身穿军大衣、口戴大口罩，径直朝废物箱走来。公检法头头紧张得气都不敢喘，丁大姐看到那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她的愿望总算没有落空。

这时，这个“台湾来客”来到废物箱前，他四下窥探，看看没人注意，就把手伸进了废物箱。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手还没拿到钱包，十来个一拥而上的“文攻武卫”已把他按倒在地，公检法头头

得意地走上前去：“秦剑同志，欢迎你！”一边说一边拉下了他的口罩，“啊！是你！”说着对准那“台湾来客”“啪、啪”就是两下耳光。“嘿、嘿、嘿，我该死！我结婚缺几个钱。”在场的人一下都惊呆了。原来，这个“台湾来客”竟是专案组组长何卫彪。看到这里，轿车里的丁大姐会心地笑了，因为这场丑剧正是丁大姐一手导演的。原来，昨晚的信和今早何卫彪的反常行动引起了丁大姐的猜疑。她想，隔离室戒备森严，普通人不能随意进去，电闸刀在组长办公室，制造停电的只有何卫彪，更重要的是那把作暗号的剑，她只有向何卫彪讲过。

二十多年前，丁大姐曾经使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些狗特务钻过不少圈套；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这些“四人帮”的黑爪牙竟然也尝到了同样的滋味。